

快乐一天  
益寿两天芬芳  
一叶

陈军

经常与三五好友聚聊欢游。知友说,可能谁也没算过,那“欢”益寿几乎。

快乐一天,益寿两天。实无依据,算是胡诌。只不过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快乐。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的基因里有艰辛、有幸福,快乐是幸福的重分子。但最好能明白,幸福和快乐等不来,得感知、得创造。

早听说,一分钟笑逐颜开,会让好心情续至大半时辰,反之估计亦然吧。

也曾听说,一大部分人最终是因为孤独而老去。孤独无外乎缺乏无间隙的快乐陪伴。陪需要伴儿,什么人都要,老来相伴尤为重要。

我们生活得如何,大多数人惯算经济账、眼前账、显性账,而忽视算快乐的账、天伦的账、和颜的账……

几次回乡去看父母,年届八旬的母亲在电视机前不停抹泪。她说,她最喜欢的节目是央视的“等着你”,里边的故事和情节由不得自己控制住泪水,每次血压都要升高。

劝了几次,她才开始自律。我说,像她这般状况的人要尽量地开心让自己有笑容,因而要多收看那些波动不了情绪的频道和剧目。

年纪大了,懂并善思考,就会把很多复杂事看透,把很多功利事看淡泊,就容易将年轻时的澎湃不羁给调节平整。

过去的美好,可以不忘,还可作为财富和谈资;不堪的过往,则该另一种记着,看作是老天对人的锤炼、绕其不开。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纯走阳光道,如意之事难往一人一家身上堆。我总自诫,努力了,所有的荣耀或磨难都是经历。如此处世能让人极大减少或避免不愉快。

偶遇一位30年前的老同事,想不至退休多年的他写下并编印了《平衡论》。平衡、平衡、平衡……不论是遥望古今中外,还是近看周边世界,哪里哪事哪人不存在好与不好的搭配?也曾写过类似论文的笔者以为那是一剂疗心伤解心结的良药。

令吾等之辈诟病的是,有不少人不以大势、主体的正能去融化、消解丁点的负能,而反被其困扰、折损,直至反受其害。那是多么不值得的蠢事,虽然很多人清醒时知其为泥淖,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难自拔。

十年前,我曾为一位同事写了篇文章(莫让烦恼超过3分钟)。如今看来对他的改变并不明显,可先后碰到多位知己无意中提及,均给予积极评价。

免不了有人质疑,话好说,每个人境况不同,哪能说快乐就快乐,快乐不像花钱买的机器一样轻易听你使唤。

为此,崇尚事在人为的笔者好自照镜子,你在做物质创造追求者、有为者的同时,最好别做快乐享有的低能儿、旁观者。

有些年轻人追求所谓快乐,钻不出及时行乐的怪圈,到头来得用加倍的努力、时间和悲伤去磨平、去理单,有的还劳及及父母、亲友,代价实可谓大焉。

有人该颐养天年了,可还在为房产投资离谱地还贷、还在将大比例的收入用于积蓄、还在用尊贵的劳力换廉价的金钱、还在为养儿养孙至老耗尽心血、还在与物质条件不匹配的低级别生活……他究竟还有多少乐趣可尽情释放而添彩自己的人生?

勤劳节俭、富养儿孙等等都是美德,可当这些做得太过,不见得有好的效果,事后大概率的人人会追悔莫及。

新时代和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本质上也并不欣赏那种过时得缺陷多多的美德,每当从身边再看到这样的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感觉已由多年前的敬重演变成了现在的可怜。

要知道,在同等量的飞来物、飞来情面前,除不同生存状态的人表现有异外,即使同层次人也是心怀各态。亦即有感恩的、有麻木的、有挑剔的等等。

因此,能不能快乐在外因更在内因,她是一种理念、一种习惯、一种能力,而其核心则体现在感知的心态和有知的创造上。为什么我们常见腰缠万贯的大户人家动辄愁眉苦脸,而在陋室寒舍中相依为命的一家人不时欢声笑语?

事业也好、家庭也好,以及投资等等也好,需要智慧、需要过程、需要好的心态。照顾一下题目,快乐与益寿的因果关系是同理,所不同的是,她更无形无价,需要的也非十年八年,而是半生一生的耐心。

但愿你成为快乐的主人,成为快乐奋斗着的主人,成为快乐且被健康而非亚健康紧抱着的主人。



魅影

陈顺源

## 大峡谷的回应

□王海波

临近午后,我才从大峡谷中抽身而出,浑身酸痛,疲惫不堪。四面山石环绕,我被包裹得接近疯狂。

这是被誉为“世界地质奇观——东方科罗拉多”的湖北恩施大峡谷,是全球最长、最美丽的大峡谷之一。万米绝壁长廊,千丈飞瀑流芳,独特的自然风光原始古朴,奇山、异水、怪洞、珍禽数不胜数,凡天下奇景无不包容。大峡谷的雄伟险峻和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令多少文人墨客吟诵、折腰。

走进大峡谷,映入眼帘的并不是峰峦叠嶂的山,或是山涧飞泻的瀑布,而是满山缭绕的云雾。此时我站在山前看云吞山体、看雾噬峡谷,这绝美之景,使人心旌摇曳,顿入仙境。阳光照射的时候,谷底金灿灿的,石头金灿灿的,满山满谷能生出金子来,游人顶背相望。峡谷内时风时雨,烟雾迷蒙,水汽很重,地面湿漉漉的,真有“空山湿人衣”的感觉。我一向不敢走狭窄的石阶,行走总是特别小心。每次游玩归来,我会后怕好一阵子,怎么轻易就把自己的

生命丢在路上?若山车沿峭壁走偏,山洞里飞石落顶,想回也回不去了。但事实上,大峡谷还是值得去的,不仅是奇、是险、是绝,它有许多鲜活的道理你会在瞬间明白,它屹立大地千年不倒,任风雨剥蚀,也不向岁月低头。

尽管双腿麻木、疼痛,我依旧向前。峡谷内松木苍翠,险峻深邃。天坑、地缝、溶洞、暗河、石林、峰丛、岩柱这些喀斯特地质地貌是天然的教科书。一道深涧延伸到远方,流水潺潺,润在云雾中显得隐约缥缈,似有仙人踪迹。同样一座山,不同的角度,有它不同的风采;同样的角度,不同的时刻,又有它不同的面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首苏轼写庐山的诗,形容这里的山,也很贴切。“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游人来的来、去的去,络绎不绝。大峡谷巍峨高耸,山顶云海,这绝壁之境,有的人一生会来过,有的人一生都不会来过。其实,我们去过的地方很少,没有到过的地方很多,不要说自己见过多少世面,有多么高贵、非凡和渊博,走出去,也

许什么都不是。

大峡谷很难用语言能精准描述,它只是我内心那一刻的回应。高山的雄峻、云雾的幽渺,似伟岸的男子与秀美的女子相互辉映、交融。没有山,云雾失去依托;没有云雾,山空旷寂寥。云雾,一会儿在半山腰,似玉臂缠绕;一会儿又飘向山顶,似给大山扎上白头巾;一会儿又飘向谷底,把村庄农舍掩映。许多象形石,你想象什么似乎它就像什么,深厚洒脱、沉雄苍劲,汲取了山水文化之精髓,极具审美、研究价值。大峡谷奇秀俊美,它展现出来的美是自然的、民俗的、文化的、历史的,它不是静止的美,而是动态的美,不是单一的美,而是瞬息万变的美。

群山万壑,步步惊心。走出大峡谷,同行的人去看另一处风景。我实实在在走不动,竟然倚着山石睡着了。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忘记了时间,时间却从来没忘记我。

我看到大峡谷以外的山,它们在更高更远处,可我到达不了那高度。

## 永远的“老木匠”

□施德威

2010年4月7日(农历二月二十三),父亲因病住院仅一周多,就以95岁高龄之身安然谢世。尽管他年岁大了,但对他的突然离去,家人们都十分痛惜。至今十一年过后,他生前的点点滴滴,还深深地铭刻在后辈们的心坎上,而其“老木匠”的名号,也一直为乡邻们所称颂赞叹不已。

父亲一生为人谦虚谨慎,做事认真细致,因其木匠手艺精湛,所以无论在当面还是在背后,人们都尊称他为“老木匠”,久而久之,竟代之于名,广为传呼。每当听此名号,父亲只一笑了之。也许在他心中,这个名号里蕴含着他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在民国初期动荡不已的1916年8月,父亲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农民之家。他只上了两年半私塾,九岁那年就因我祖父的突然病故而停学,协助我祖母操持家务。此时我叔父、姑母尚小,一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为求一条生存之路,他到了十四岁即拜其堂叔为师,学做木匠活,三年后顺利出师,独当一面外出揽活。一年又一年,其木匠手艺越来越为人所称道,自然而然成了家乡一帮木匠师傅的领头人。

木匠活费力又费心,父亲却对此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兢兢业业地去做,使之既成了全家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又找到了服务乡邻的人生机遇。他从建房造屋到制作各式家具、木制生活用品,甚至大小农具的制作与修理,从方木到圆木,样样在行。中年以后,他还学会了雕刻木制花板,尤其是架子床和碗橱上的花板,人物花鸟,他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对木匠技术精益求精,有时甚至到了十分严苛的地步。如在带徒传艺时,只要发现一点点纰漏,他便严厉斥责,让其重新再做,直到他点头为止。据说他对徒弟的满师考核,总会出一道难题:做一个小

凳,丢在小河里一个时辰,再拿上来检查每个榫头,要不渗水才合格。我当年高中毕业因“文革”不能再升学,他也让我在家学木匠,从拉锯子、推刨子、凿榫头等基本功干起,一样也不得马虎,后来我却与文字结缘而从政,倒是辜负了他让我继承家传木匠的一番期望。

尽管父亲具有高超的木匠技术,但在解放前,靠此维持全家生计也十分艰难。父亲生前常说,那时大多数老百姓连肚子也填不饱,哪还有多少钱去造房子、做家具呀!一年之中,他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外出做木匠,空有一番手艺干着急。刚解放那阵子,社会经济才刚复苏,一年到头木匠活也并不多。而屋漏偏遇连夜雨,有一次家中不幸半夜失火,父亲情急之中,只抢得母亲的针线箩和他心爱的木匠工具两样东西。事隔两年后,哥哥在苏州报考学校后因欠钱被店家暂扣,父亲得知,赶紧将家中做好的几件家具出售换钱,才让哥哥顺利返家。后来,父亲每当谈及此事,总感慨不已!

自从父亲1958年进入三厂农具厂后,才使他的木匠技艺迎来了大展身手的良机,尤其是1961年入党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他先在大洪镇分工场主事,后又返回三厂镇本部担任方木车间主任,并坚持每天早上班、迟下班各一小时左右,直至1980年退休。其间,虽一直握有木材调配之权,但从从不损公利己。姐姐结婚所需的木制嫁妆,大多数是他利用节假日在家制作的,即使在厂购置几件,也都是算足材积、按实计价,不揩公家一滴油。然而,父亲也时有灵活机智之处。平时,他把十分紧俏的杉木千方百计结余一点,每当人们需要购置锅盖、水桶、马桶等生活必需品时,他都高抬贵手。“文革”中,他看到其他车间白天开会不干活,则十分担

忧地说,这样做工厂哪里发得出工资呢!所以他严令方木车间的工友们一个也不准“瞎弄”,否则谁停工就不认这个朋友或徒弟。他虽对人如此严格,但工友们家庭生活一旦碰到困难,便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老关系”接洽一些生意,让徒弟们利用星期天去干活赚一点额外收入,自己却坚持在厂义务加班,只享受徒弟们孝敬的一杯小酒而已。那时,最让他揪心的是书记、厂长被人当作“走资派”无端批斗。有一天晚上又上演批斗闹剧,“造反派”们把一顶用钢筋制作的“高帽子”戴到书记头上,顿见昔日受人尊敬的老领导脸发青、汗直冒,父亲毅然上前拿下此物,还念念有词:“让你们也戴着尝尝滋味!”“造反派”们见到老木匠发火了,只好无奈作罢!

父亲退休后,让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拿手的木匠活,一丝不苟地为家人和乡邻们真情献艺。我儿子上幼儿园前,他做了一张小椅子,用毛笔写上大名,作为礼物送给可爱的小孙子。1992年我有幸分配到一套新房,他则精心制作了一张刻花小碗橱,为我们装点新居。乡亲们有啥吩咐,他都有求必应,且如他退休前一样,干活后不收一分工钱、不拿一点礼物,只吃一顿饭。要是人们拿了木料来制作或修补家具,他则把多余部分甚至木花柴都退还。只要一提到老木匠,大家都赞不绝口。

父亲八十多岁后,虽无力再干木匠活了,但只要提及往事,他便两眼放光、十分来劲。而让他终身奉为至宝的除了乡邻们的赞誉之外,还有一直引以为豪的两件宝贝:一是省人大代表证和省劳模证,二是那套油光发亮的木匠工具。所有这些都,都是后辈们值得回味和珍藏的传家之宝啊!

灯下  
漫笔